

蝴蝶飞舞时

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

(美国)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 著 林文静 译



蝴蝶飞舞时

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

(美国)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 著 林文静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飞舞时 / (美) 阿尔瓦雷斯 (Alvares, J.) 著; 林文静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5
(阿尔瓦雷斯作品)
书名原文: 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
ISBN 978-7-5447-1328-3

I. ①蝴… II. ①阿…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2713号

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 by Julia Alvarez
Copyright © 1994 by Julia Alvare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Bergholz Literary Servic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ubbock,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312号

书 名 蝴蝶飞舞时
作 者 [美国] 茱莉亚·阿尔瓦雷斯
译 者 林文静
责任编辑 彭 波
特约编辑 金 薇
装帧设计 赵 瑾
原文出版 Algonquin Books, 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276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328-3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献给狄狄

纪念

帕特里亚·梅塞德斯·米拉瓦尔

1924.2.27—1960.11.25

米内尔瓦·米拉瓦尔

1926.3.12—1960.11.25

玛利亚·特雷莎·米拉瓦尔

1935.10.15—1960.11.25

鲁菲诺·德·拉·克鲁兹

1923.11.10—1960.11.25

目 录

I 1938—1946

- 第一章 狄狄, 1994年与1943年前后 /3
- 第二章 米内尔瓦, 1938年, 1941年, 1944年 /13
- 第三章 玛利亚·特雷莎的小日记本, 1945年至1946年 /34
- 第四章 帕特里亚, 1946年 /50

II 1948—1959

- 第五章 狄狄, 1994年和1948年 /71
- 第六章 米内尔瓦, 1949年 /94
- 第七章 玛利亚·特雷莎, 1953年至1958年 /132
- 第八章 帕特里亚, 1959年 /168

III 1960

- 第九章 狄狄, 1994年和1960年 /193
- 第十章 帕特里亚, 1960年, 1月至3月 /225
- 第十一章 玛利亚·特雷莎, 1960年, 3月至8月 /255
- 第十二章 米内尔瓦, 1960年, 8月至11月25日 /288

跋

- 狄狄, 1994年 /337

后记 /361

追寻蝴蝶们 /365

I

1938—1946

第一章

狄狄

1994年与1943年前后

她正摘着天堂鸟枯死的枝条，每次听到汽车的声音就倾身倚向那株植物。那个女人绝对找不到那栋老房子——它藏在泥土路拐角处高耸的芙蓉花围成的篱笆后边。这么一位美籍多米尼加人，开着一辆租来的车子，带着一张地图一路问着街道的名字，怎么可能找得到！狄狄是今天早上在小博物馆的时候接到这个女人的电话的。

请问她可以过来和狄狄谈谈关于米拉瓦尔家姐妹的事迹吗？她祖籍多米尼加，但已在美国生活多年，因此西班牙语讲得不太好，为此她感到抱歉。美国人不晓得米拉瓦尔家姐妹的事迹，她为此也感到难过，因为忘却米拉瓦尔家姐妹是一种罪过，她们可是未被赞颂的地下党女英雄，等等，等等。

噢，天哪，又冒出这么一个人来。过了三十四年，对姐妹们举行的纪念仪式、关于她们生平事迹的采访以及她们死后所获得的荣誉表彰，这些差不多都消停了，因此这几个月以来狄狄终于能够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不过，很久以前狄狄就把自己献给了11月。每年11月25号前后，电视台的人就会开车过来。这是必须接受的采访。然后，在博物馆会举行大型纪念会，会有来自各地的代表团到访，有的甚至从秘鲁和巴拉圭远道而来；实际上这对狄狄而言是一种煎熬，她得准备许多

派对用的小三明治，可是侄子侄女们并不总能及时前来帮忙。但是，现在才3月呀，至圣的玛利亚啊！难道她不是应该还有七个多月的时间可以隐姓埋名，过普通人的生活吗？

“今天下午可以吗？待会儿我还有事。”狄狄对着话筒撒谎。她不得不这样。否则，他们会无休无止，问出最无礼的问题。

电话那头传来真切的感激之声，听着这个女人的西班牙语，带着费解的外国腔，狄狄不由得笑了。“你的坦诚和热情令我大大让步了。”狄狄说。

“那么，如果我从圣地亚哥开车过来，路过萨尔塞多之后还要继续往前开吗？”那个女人问。

“没错。然后当你看到一棵大橄榄树就向左拐。”

“一棵……很大的……大树……”那个女人重复着。她正在把这些话都写下来！“我就左拐。街道叫什么名字？”

“就是橄榄树旁的路。我们没给街道起名字。”狄狄边说边乱画一通，尽量不让自己流露出不耐烦。博物馆电话机旁有个信封，她在信封的背面画了棵大树，树上开满了花，树枝都溢满整个信封口了。“你知道的，这儿附近的大多数村民都不识字，所以给道路起名字也没什么用。”

对方笑了，略显尴尬。“当然。你一定觉得我太不了解状况了。”*Tan afuera de la cosa.*¹

狄狄咬了咬嘴唇。“不会啦，”她撒谎道，“那么今天下午见喽。”

“大约几点呢？”对方想知道。

哦，对啊。外国佬需要具体的时间。但是像这种刚刚好的时刻并没有什么标准的时间可言²。“三点或者三点半过后任何时间都行。四

1 西班牙语，意为“这么不了解状况。”此句为狄狄心里所想的话。本书注均为译者注。

2 美国人一般按具体时间办事，但加勒比海人很少遵循时间办事。

点左右吧。”

“是多米尼加时间，对吧？”那个女人笑了。

“没错！”那个女人终于摸清这里办事的风格了。狄狄将话筒放在电话机座上，继续仔细画着她那棵橄榄树的根部，给树枝上阴影，然后把玩着信封，折叠又打开，折叠又打开，看着那棵树分裂开来又重新合在一起。

在花园里，狄狄听到露天厨房的收音机报时，刚刚过了三点。午饭后，她就很期待地等着那个女人；她把花园的这一块整理了一下，因为美国女人在走廊那边会看到花园的这个地方。当然，这也是狄狄不想接受采访的一个原因。她自己还没意识到，可却已经将自己的人生设置成了这样：犹如一件展览品上齐整地贴着标签，识字的人都能读懂——姐妹中存活下来的那位。

通常情况下，如果她安排妥当——用帕特里亚种的柠檬树上的果子做成柠檬汁，带领大家在姐妹们长大的房子里迅速地转一圈——通常，他们会满意地离开，不会问些揪心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总会让狄狄在接下来的几周迷失在回忆中，寻找着答案。是什么——他们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问狄狄——是什么让你存活了下来？

狄狄弯身看着她那一株宝贝花——两年前她到夏威夷旅游时偷运回来的蝴蝶兰。连续工作三年让她赢得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是公司对她销售业绩的奖励。侄女梅诺不止一次跟她提到这份“新”工作的讽刺之处。实际上，狄狄是在二十年前离婚后才开始从事这个职业的。她是公司人寿保险的顶尖推销员。大家都想从这个女人手中购买保险，因为四姐妹中唯有她没被杀害。这难道是她能决定的吗？

车门砰的一声甩上，吓了狄狄一跳。等她冷静下来时，发现自己把宝贝蝴蝶兰给剪了。她捡起掉在地上的花朵，将根茎修剪一番，眉

头紧皱。或许这就是对大事表示哀悼唯一的方式——零零星星、点点滴滴的悲伤。

不过，也真是的，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猛地关车门？饶了我吧，都一大把年纪了，神经哪还受得了这样的声响。而且不仅是我，狄狄想。多米尼加的那一代人谁听到鸣枪般的声音都会吓一跳。

狄狄带着那个女人在房子里快速地转了转：妈妈的卧室，我和帕特里亚的卧室，但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在住，因为帕特里亚很早就结婚了，米内尔瓦和玛利亚·特雷莎的卧室。还有一间卧室，不过她没有说那是爸妈分居之后爸爸睡的房间。三姐妹的相片，那是以前拍得最好的几张，现在每年的11月这些相片都会被隆重地装饰起来贴在画报上，私人快照摇身变成伟人相片，相片上的人太过出名了，仿佛已不是狄狄自己的亲姐妹。

狄狄把一枝丝绢做成的兰花插在相片底下小桌子上的花瓶里。以前妈妈每天都要给姐妹们献上鲜花，不能继续妈妈的这种仪式，狄狄感到愧疚。但事实是，她再没有这样的时间了，她要工作，要照管博物馆，还要料理家事。你无法既要当一名现代女性又要坚守传统礼仪。再说了，新鲜的兰花究竟该献给谁呢？狄狄抬头看了看那儿副年轻的面孔，她知道自己才是在那些岁月里失去最多的人。

来采访的女人在相片跟前停了下来，狄狄等着她问谁是谁，她们被逮捕的时候有多大年纪，这些事实狄狄随口都能说出来，她已经回答过太多次了。可是这个流浪儿般瘦削的女子却问：“你在哪呢？”

狄狄不安地笑了，仿佛那个女人读懂了她的心思。“这个门厅主要展示姐妹们的相片。”她说。越过那个女人的肩头她看到自己卧室的门敞开着，她的睡裙胡乱地搁在床上。她多么希望自己刚才检查过房

子，关上了所有卧室的门。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排行老几？老么还是老大？”

这么说这个女人没有读过任何相关的文章和生平介绍。狄狄松了口气。这就意味着她们可以谈论一些简单的事情，而这些琐事闲谈让狄狄得以假想她的家庭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家庭——姐妹们的人生就像一幅普通的曲线图，而她们的生日、婚礼、新生的宝宝则是曲线上的一个个顶点。

狄狄说了说姐妹们的长幼次序。

“岁数这么快。”这个女人注意到四姐妹年纪相仿，却用了一个不恰当的短语。

狄狄点点头。“前面三个姐妹接二连三地出生，不过在其他方面，我们姐妹都很不一样。”

“噢？”那个女人问。

“是的，很不一样。米内尔瓦总是是非分明。”狄狄意识到自己正对着米内尔瓦的相片说话，好像她正为米内尔瓦安排一个角色，用一些形容词给她定位：美丽、聪明、高洁的米内尔瓦。“而玛利亚·特雷莎，哦，上帝。”狄狄叹了口气，尽管努力控制着，声音里仍流露出百感交集，“她走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可怜的人啊，刚过二十五岁，”狄狄继续解说着最后一张相片，一边摆正相框，“温柔的帕特里亚，宗教信仰总是对她很重要。”

“总是？”那个女人说，声音里露出一丝质疑。

“总是，”狄狄肯定道，她已经习惯用这种固定而又单调的语言应对采访，让自己的姐妹们都成了神话，“嗯，几乎总是吧。”

狄狄带着那个女人走出屋子，来到长廊，那里放着几把摇椅。一只小猫咪不知天高地厚地躺在椅子下面，狄狄噓了一声把它赶走。

“你想知道什么？”狄狄直白地问。接着又觉得自己的这个问题好像不太礼貌，所以就为自己解释说：“因为有太多东西可讲了。”

那个女人边笑边说：“那就请告诉我所有的故事吧。”

狄狄看了看手表，礼貌地提醒那个女人此次采访是有限定时间的。“有书和文章记载她们的事迹。我可以让你在博物馆工作的托诺给你看那些信件和日记。”

“太好了。”那个女人说，盯着狄狄还握在手中的兰花。显然，她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她怯生生地抬头看了看。“我不得不说，和你交谈很轻松。我的意思是你很开朗。你是怎样才没让这样的悲剧压垮你的？我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讲清楚？”

狄狄叹了口气。是的，那个女人讲得很清楚。她想起了在美容院读过的一篇文章，是一位从集中营存活下来的犹太女士写的。“我们曾经有过许多年的快乐时光。我记得那些时光。不管怎样，我试着记住那些时光。我告诉自己，狄狄，要往积极的一面看！我侄女梅诺让我冥思静坐，诸如此类的东西。她在首都上这样的课。

“我告诉自己，狄狄，在你的记忆中那是怎样怎样的一天，然后就开始在头脑里放映快乐的画面。这就是我看的电影——我家里没有电视可看。”

“有效吗？”

“当然啦。”狄狄说，用一种接近凶狠的口吻。另一方面，她心想：每当这个方法不奏效，我的心里便会不停地播放同一个糟糕的时刻。不过，没必要和你说这个吧。

“告诉我其中的某段美好时光吧。”那个女人说，脸上写满了好奇。她快速地低下头作为掩饰。

狄狄犹豫了一下，但在她脑海里，时光已经飞速后退，一年又一年，直到在她的记忆中被定位为零起点的地方才停了下来。

她记得一个晴朗的月光之夜，那时未来的故事尚未展开。他们一家人坐在前院的破布木树下，在夜色中乘凉。大家都坐在摇椅上，讲着故事，喝着番荔枝果汁。妈妈总说，这种果汁能安抚神经。

他们都在那里：妈妈、爸爸、帕特里亚、米内尔瓦、狄狄。砰一砰一砰，爸爸喜欢开玩笑，举着一根手指当成手枪瞄准每个人，似乎正在射击她们，而不是对生下她们几个姐妹自吹自擂。三个闺女出生间隔都不足一年！接着九年之后，玛利亚·特雷莎出生了，最后爸爸拼命想生一个男孩的尝试还是没能实现。

她们的父亲穿着拖鞋，一只脚悬在另一只的后面。每隔一会儿狄狄就听到装着朗姆酒的瓶子和玻璃杯边缘碰撞的声音。

许多个夜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今晚也不例外——黑暗中传来一个羞怯的声音，为打扰到他们感到抱歉：他们都是好心人，能不能留一瓶镇静剂给一个生病的小孩？他们可以给一个老人一些烟草吗？他一整天都在磨丝兰快累坏了……

她们的父亲站起来，由于喝酒和困乏的缘故摇摇晃晃。他打开商店的门。村民们感激地走了，有的带着药材，有的带了两根雪茄，有的带了一些给教子的薄荷糖。狄狄告诉父亲她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合适，这么把东西送给别人。但是父亲用胳膊圈住她说：“哈，狄狄，这就是我为什么能有你这么一个闺女。每只柔软脚都需要一只坚固的鞋。”

“她会为我们所有人送终的，”父亲笑着补充说，“让我们穿上丝绸戴着珍珠下葬。”狄狄再次听到朗姆酒瓶的咣当声。“没错，这是肯定的，我们家的狄狄将来会成为百万富翁。”

“那我呢，爸爸，我呢？”玛利亚·特雷莎以小女孩特有的声音大声地说，她可不想被未来遗弃。

“你嘛，天赐的小宝贝，你将成为我们的小淑女。你将会让很多男人——”

母亲咳了几声，提醒父亲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

“——许多男人口口水。”她们的父亲下了结论。

玛利亚·特雷莎不满地嘟哝着。她那会儿才八岁，梳着长长的辫子，穿着格子花纹的衬衫，这孩子唯一想要的未来是一大盒一大盒让她自己流口水的糖果和礼物；她摇晃这些盒子，里头还会发出有趣的声响呢。

“我会怎么样，爸爸？”帕特里亚比较安静地问。很难想象帕特里亚不结婚、不在自己的腿上抱着一个宝宝，但是狄狄对过去的回忆就像过家家一般。她让代表一家人的布娃娃都坐下，时间是一个晴朗凉爽的夜晚，那时未来还没到来。妈妈、爸爸、他们的四个漂亮闺女，没有其他人，没人被逮捕。爸爸让妈妈帮着他给孩子们算命。尤其是如果妈妈因为他喝了几杯朗姆酒就要审查他的洞察力——尽管他没这么说。“你说呢，孩子的妈，关于我们的帕特里亚？”

“你知道的，恩里克，我不相信算命，”妈妈平和地说，“伊格纳西奥神父说算命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才做的事。”从母亲的语调，狄狄已经听出了父母之间将会出现的隔膜。回顾过去，她想，哎，妈妈，对于那些戒条放宽松点嘛。若以基督教的理论计算，那么我们给予一点却能收回成百上千呢。不过回头一想，自己不也离婚了嘛，狄狄承认这种理论也并非总是奏效。如果你乘以零，那么得到的还是零，只剩下万箭扎心的痛。

“我也不相信算命。”帕特里亚迅速接过话。她和妈妈一样虔诚，这个孩子。“不过爸爸并不是真的在算命。”

米内尔瓦赞成。“爸爸只是跟我们坦白说出我们每个人的强项。”她刻意强调“坦白”这个动词，似乎她们的父亲为女儿们展望未来的

时候是虔诚的¹。“对吧，爸爸？”

“对啦，小姐。”爸爸打着囁，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进屋的时间到了。

“而且，”米内尔瓦补充说，“伊格纳西奥神父只有当你认为凡人也知道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时才会谴责算命之说。”这个孩子呢，总是得理不饶人。

“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无所不知啊。”妈妈简短地评论道。

玛利亚·特雷莎为自己心爱的姐姐辩解。“这不是罪过，妈妈，不是的。贝尔托和劳尔学会了来自纽约的一个游戏。伊格纳西奥神父也跟我们一起玩。就是在—块木板上放一个小玻璃杯，然后移动这个玻璃杯就可以预知未来！”大家都笑了，连母亲也笑了，因为玛利亚·特雷莎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和激动，她也太容易上当了。突然间，这宝贝噤着嘴不说话了。她的感情这么容易受伤。在米内尔瓦的催促下，玛利亚·特雷莎才继续用细小的声音说：“我问过那个会说话的木板我长大以后会做什么，那个木板说我将成为一名律师。”

这次大家都忍住不笑，因为当然了，玛利亚·特雷莎正照着她三姐的人生蓝图构想着自己的未来。几年来米内尔瓦一直吵着要去法学院念书。

“啊，我的上帝，饶了我吧，”妈妈叹了口气，不过她又马上找回了顽皮的语气，“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女律师！”

“这正是这个国家需要的。”每次谈及政治，米内尔瓦的声音就如钢铁般坚毅。她开始对政事高谈阔论起来。妈妈说她整天和那个叫佩罗索的女孩待在一起也不是什么好事。米内尔瓦补充道：“是到了我们女性在这个国家有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了。”

1 原文用的“confess”一词带有宗教色彩，戏仿天主教徒对神父的“忏悔”。